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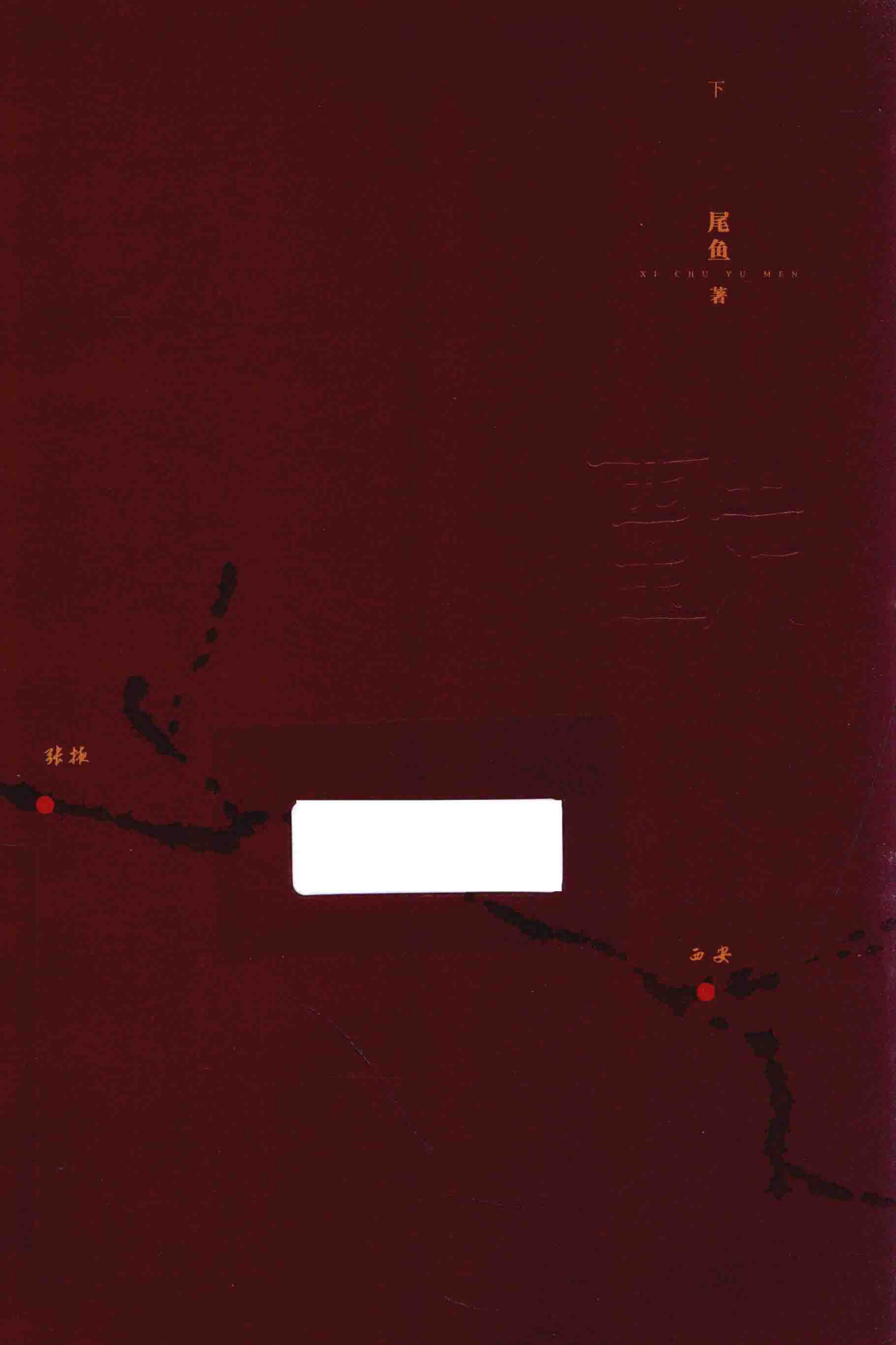
下

尾鱼  
著

XI CHU YU MEN

张掖

西安

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西出玉门. 下 / 尾鱼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8.8  
ISBN 978-7-5468-1592-3

I . ①西… II . ①尾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9302 号

### 西出玉门下

尾鱼 著

责任编辑: 张明钰

封面绘图: 张 渔

封面设计: 蜀黍Design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0931-8773121 (编辑部)

0931-8773112 8773235 (发行部)
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0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印张 22 插页 3 字数 430 千

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50 000

ISBN 978-7-5468-1592-3

定价: 45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  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## 目录

无字签

001

签老太太不回答任何人，重复先前的动作，第二根签面水光烁动时，她说出第二句话：「流西小姐这一生，什么都得到了，什么都得不到。」

叶流西忍不住：「得到就是得到，得不到就是得不到，一会儿得到一会儿得不到，是什么意思？」

江斩

063

那是褐黄色石面上的一张人脸，或许因为距离还远，那脸看起来并不很大，周遭的碎石堆积让这张脸的表情皱结而又诡异。

但这还不是最让人心悸的。

有赤红色的血，正分别自这张脸的眼孔、鼻孔、耳孔和嘴里流出，长长的血道子往下延拖，乍一看像半山上打翻了油漆桶，出了装修事故。

金爷脸，七窍矿道。

终卷：  
昌东

143

遇难者是十九个，是他迟到——他们在等他，他早该来了，黑色山茶，没有奇迹，没有幸存者。

番外：  
九个月后

259

后记

345

contents





西出  
玉门

【无字签】



WU ZI QIAN

## 第1章

这是叶流西头一次听到关内人叫她的名字。

这老头语气平淡，眼眉平和，像是洞悉她的过去未来。

叶流西问他：“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”

老头没答话，反而看向昌东的车子，顿了顿，说：“那些，是你关外的朋友吧？”

昌东有点紧张，倒不是怕动手，反正众寡悬殊，动起手来必输，而是这气氛奇怪：不亲、不疏，不是热烈欢迎，也不是冰冷回避。

肥唐让丁柳给自己打掩护，暗搓搓端着望远镜，从车里往那头看：“羽林卫，肯定是羽林卫。这些飞禽旗上画的鸟都不一样哎，旁边的人肩上的鸟羽也不一样，那个是鹰，肯定厉害，那边那个……鸚鵡？”

叶流西很快就回来了，她坐进车子，脸颊因为乍冷乍热而泛红：“先跟着走吧。”

老头姓赵，赵观寿，羽林卫中数一数二的人物。

黑石城的大门日落即关，日出开启，不为任何人开先例，车子从侧门走，鱼贯而入。

街道宽敞，却空无一人，临街没有店铺，都是黑色的森然高墙，墙顶每隔一段就蹲伏不同的飞禽石塑，流光烁动，和路灯无异。

雪还没积起来，黑石砌成的路面上湿漉漉的，偶尔能看到七人成行的夜巡队，见到头车，大老远就啪地列队立正，抬头挺胸，目送车队过了才继续巡逻。

车程似乎不短，昌东专心开车，跟着前车或直行或转弯，只肥唐有点激动，低声说个不停。

“这是仿汉朝……不对，仿唐朝长安城的风格，方方正正，横平竖直，像个棋

盘，小日本的奈良城就是跟我们学的。

“看到这高墙没，唐长安108坊，就是108个有围墙的小四方城，四面有坊门，晚上宵禁，人不能出坊到街上逛，被巡逻队员看见了会抓去坐牢的，就地砍了都有可能……难怪街上都看不到人。”

“这墙高度有讲究的，高门大院，墙越高，说明里头住的人越重要……你们去逛过陕博没，里头有唐长安城的复原模型介绍，可详细了……”

丁柳皱眉：“晚上不能出去逛，那不是闷死了吗？”

“哪能啊，一个坊里可以乱走的，相当于一个小社区，里头说不定有商业街、棋牌室、电影院呢，想怎么玩怎么玩，就是不能出坊。”

肥唐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兴奋得满脸放光：“东哥，你还记得小扬州的那个市集吗？唐长安也有专门的市集，叫东市、西市，那叫一个热闹，听说光西市就有商铺四万多家，里头波斯、高丽、日本客商都有，当时的国际性CBD啊，我们现在常说的‘买东西’，据说就是典出东市、西市，这黑石城仿唐长安，肯定有大市集。”

丁柳对他有点刮目相看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”

肥唐鼻子里哧一声：“我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好吗？我一年去陕博的次数，不要太多哦。”

又拐了一个弯，眼前骤然压抑，坊墙比先前看到的都要高，四角有哨塔，墙壁上，凿刻着巨幅的石雕壁画。

昌东第一眼看到的壁画就是披枷进关：高大的玉门关之下，入关的人络绎不绝，有木然前行的，有双手捂面号啕不止的，当然也有面露微笑的，大概是觉得乱世出英豪，换个天地没准时来运转——人物一旦凹凸立体，表情就似乎分外鲜活，昌东看了一会儿，觉得耳边似乎都有哀号回响，心里有些不忍，别转过脸不再看。

坊门有两层，都是厚重的钢板大门，轧轧向两旁开启的时候，地面似乎都在震动。

进了坊门之后，又开了一段，在一座巨大的异形建筑前停下，这建筑修得像个趴卧的猛虎，平整的条石台阶一路通往虎口，也就是入口，每一级台阶两端，都有黄金的白虎纹样嵌入石中，那纹样也是汉代的画像石风格。

肥唐伸着脖子看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是中国古代四大神兽，白虎方位在西，属金，造这个建筑倒也在情在理，只是，用来干吗呢？

他做生意出身，特在意风水，一想到进这建筑就要通过“虎口”，就觉得怪不

吉利的。

赵观寿先下了车，拄一根黑铁拐棍，顶端把手铸成鹰隼形状，早已被摩挲得发亮，昌东他们也陆续下车，李金鳌从没见过这么大阵势，两臂各挟抱一只鸡，激动得一直吞口水。

赵观寿看向叶流西：“要不要送你的朋友先去休息？”

叶流西指了指那个建筑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很机密吗？”

赵观寿表情漠然：“也就相当于关外的……博物馆吧。”

肥唐赶紧小声撺掇叶流西：“西姐，我想看哎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”

叶流西回答：“我的朋友跟我一起。”

赵观寿默许，拄着拐杖拾级而上，李金鳌兴冲冲地也想跟上去，被边上的人拦住了，只能眼睁睁看昌东他们进去，心里羡慕极了：听说黑石城内的大博物馆，包罗万象，甚至有专门的妖物陈列馆……

真是百年难遇的机缘啊，还是运气不够，临到门口被拦下了。

进入大厅，足音空旷，还真是有大博物馆的风格，高处流光渐亮，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玉门关内的地图。

不愧是高层专用，这地图，比街面上看到的那些要详细多了。

赵观寿看向叶流西：“我知道你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，没关系，走完这一圈，也就差不多了解了。”

他示意了一下那幅地图：“当年进关，黑石城是最老最大的盘踞地，因为地势绝佳：两座山，如同两道胳膊，环绕出一大片山间盆地，其中一座叫黑石山，我们采石用以筑城；另一座，叫黄金矿山，是出产什么的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”

这真是老天赏饭吃，直至今天，黄金都还是全球可用的硬通货，昌东想起行走关内外的皮影驼队：哪是做生意的啊，分明是腰缠万贯的大买家。

赵观寿领着他们往前走，这一次看到的，是个玻璃展柜，里头有十来个皮影人，和皮影棺里看到的一样，着各色服饰，有汉时的短褐、唐代的葛布圆领袍衫、清朝的马褂，还有穿白背心外搭工人服的，或站或立，表情各异。

而展柜的背景图是……黄土土台林立的司马道，上空有数只睁开的眼睛，似乎在警示逡巡。

赵观寿声音平板：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和关外生活没什么两样，甚至还



过得更好。老李家的皮影秘法，可以让皮影人和人几乎一样，那些新奇东西、机巧玩意儿，钱都能买到，不过近百十来年，确实是落后了——外头的科技发展太快，有些东西不好学，有些只能学个皮毛，有些就只能拿成品来用。”

见他又要往前走，昌东忍不住问了句：“那个……司马道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赵观寿看了他一眼：“你问的是皮影人的墓葬群吧？”

“皮影人跟人相似，但材质比人娇弱，风吹雨打，难免损耗，温度有了变化，会变形，受潮了养护不好，又会生霉，用一段时间，就会有新旧更替。

“我们感念它们的功劳，虽然不是人，也让它们入土为安，放入棺箱之后，有沙葬眼为它们筑坟——沙葬眼怜死护死，相当于墓葬的守卫，万一有个风蚀水浸、恶意破坏，也能及时修护。”

原来如此，昌东有些感慨：世上好多孤坟，兽扒水冲，无人打理，坟头草都高到了半身，两相对比之下，有沙葬眼拱卫，运气还算不赖。

接下来看到的，是一块大而方正的画像石，皮影棺上也出现过：汉武帝隔着幕布，面色凄然，另一头的美人以袖掩面，哀哀哭泣，边侧有六个横写的篆字：

流西骨望东魂。

叶流西嘴唇有点发干。

赵观寿说：“这六个字，正着念可以，是流西骨望东魂，反着念也可以，是魂东望骨西流。

“当年，李少翁招魂，李夫人知道汉武帝‘绝妖鬼于玉门’的计划，问皇帝说，关内关外，是否真的从此断绝。汉武帝回答，流西骨望东魂可破。

“这六个字，是老李家皮影秘术的精髓所在。”

叶流西忍不住问：“这流西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赵观寿答非所问：“我们继续往下走。”

这一次，是一面顶天接地的铜浮雕壁画，长宽都近十米，画面纷乱，剑拔弩张，像是铜水起伏时，瞬间被大风吹干，人走在下头，倍感压抑。

赵观寿仰头看壁画，灰白色的胡髭微微颤动，握住鹰隼拐杖的手上，青筋顶起干皱的老皮。

叶流西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赵观寿的声音感慨中透着沧桑：“这画，画的就是兽首之乱。

“千余年前，日现南斗。最初，还没有无字天签的时候，签家人用蓍草和龟

壳为汉武帝卜卦，卜出南斗破玉门，意思是南斗星现，届时皮影秘术失灵，皮影驼队全部瘫痪。‘流西骨望东魂’将尽归一人之身，这个人可以进出玉门关，也必将作乱。

“这是关内的大劫数，我们称之为‘西出玉门’。”

叶流西问他：“怎么个乱法？”

赵观寿指向画幅中央的一个男人。

“这人姓厉，叫厉望东。应南斗星而生的人，留其本姓，男名望东，女名流西。

“厉望东心心念念，想重开玉门关，他一边壮大兽首，一边频繁出关以求外援，那个时候关外正值隋唐之变，他利用无字天签，测出李唐当兴，于是以一对‘兽首玛瑙’作为见面礼，和李家攀上关系，许诺出黄金无数作为军饷相助。”

叶流西问：“那交换的条件是什么？”

“厉望东觉得，汉武帝既然能以举国之力封玉门关，那唐皇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，尊崇道教，广蓄方士，把这个玉门关给破了。”

“后来没有成功？”

赵观寿冷笑：“厉望东花言巧语，让唐太宗觉得天子是天命所归，大唐国运方兴，鬼神慑服，再加上道士遍及全国，不怕妖鬼兴风作浪，本来唐太宗已经点头了，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，因为一个梦，唐太宗改了主意。”

“什么梦？”

“就在唐太宗决心开玉门关的时候，忽然噩梦缠身，梦里妖鬼无数，有大臣建议，让大将秦琼、尉迟恭二人每日披甲持械，在寝宫门外保护，这才太平无事。”

肥唐脱口说了句：“这我也知道，后来老百姓把这两人的画像贴在门上，久而久之就成了‘门神’。”

赵观寿点头：“唐太宗反悔，厉望东大失所望，黄金是要不回来了，他想拿回那对无价的兽首玛瑙，可惜一人之力，没法跟皇帝作对，最后费尽心思，只拿回其中一只，狼狈地回了玉门关。

“厉望东死了之后，还骨皮影人，羽林卫和方士合力平了这次兽首之乱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只兽首玛瑙。签家人测了无字天签，说是再一次日现南斗之时，下一个祸乱玉门的人会出现，而这个人，就是兽首玛瑙的主人。”

说到这儿，赵观寿停了一会儿。

肥唐几个人早就听得呆住了，叶流西胸口起伏得厉害，垂在身侧的手微微发

颤，昌东走过去，轻轻握住她的手。

赵观寿看向叶流西。

“叶流西，你都听明白了吧？二十多年前，你出生在尸堆雅丹附近的一个村子，从你出生开始，关内就再也没有一个皮影人能站得起来了。”

## 第2章

昌东大致听明白了。

“出关一步血流干”这句话，确实不是说着玩的，一直以来，只有皮影人才能过关，从死板的牛皮变成惟妙惟肖的活人，过程隐秘，想来需要纳“骨”引“魂”，所以赵观寿才说，老李家的皮影秘术，“流西骨望东魂”是个关键。

黄金之所以金贵，是因为它能换来吃喝以及一切物资，但空抱黄金只会饿死：关内虽然多黄金，但物产的确贫瘠，勉强糊口或许还行，想过上骄奢淫逸的日子，还得靠关外注血——皮影驼队，等于是个物资通道，羽林卫和方士，本来就是特权阶层，占尽先机，再控制唯一的物资通道，统治地位差不多可以固若金汤了。

所以日现南斗这种事，对于特权者来说是个大劫：皮影驼队全部瘫痪，“流西骨望东魂”会归附到某一个人身上，更棘手的是，这个人，未必跟他们是一头的。

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酣睡，这等于是来分床，甚至掀床……

昌东说：“赵先生，我冒昧问一下，当初的兽首之乱，乱到什么程度？”

赵观寿仰起头，看着铜浮雕壁画上的金戈铁马：“差不多改朝换代，黑石城易主，羽林卫和方士从来高高在上，忽然就如同丧家之犬，连大本营都丢了，你觉得，这叫不叫大劫？叫不叫大乱？”

肥唐嘀咕：“如果是我，突然有了这么个特异功能，不要太高兴哦，出来进去，帮人代买东西，开个货运公司，数钞票都数不过来，干吗反叛嘛，怪累人的……”

赵观寿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所以你只是个普通人。”

“南斗破玉门，应南斗星而生的这个人，注定是要祸乱玉门的。厉望东之所以能够迅速建立起‘兽首’这样的反叛组织，得到那么多人的追随，然后攻城略地，就是因为他许诺说要东归，回到没有妖鬼的世界里。”

懂了，赵观寿之前说“关内的日子和关外没什么两样，甚至过得更好”，只是针对小部分特权者而言的，更多的人，其实生活在饱受妖鬼侵害的水深火热中，他

们憧憬关外的生活，不啻憧憬天堂。

肥唐悻悻的：听这语气，还“你只是个普通人”，普通人怎么了，普通人操心的事儿少，活得不知道多自在呢。

他哼了一声。

叶流西忽然笑起来：“听明白了，我也是应南斗而生的，我和皮影人不共戴天，我活它死，我死它活，我注定要反叛，是你们的心腹大患，是这意思吗？”

她目光挑衅：“那干吗不杀了我呢？杀了我，不就一了百了了吗？”

赵观寿面无表情：“你以为我们不想吗？那么轻易就能杀死的人，也就称不上什么心腹大患了。

“叶流西，你也好，厉望东也好，在关内都注定得享天年，这也是南斗星的罩护——羽林卫、方士或者妖鬼，都杀不了你们。”

肥唐脱口而出：“我西姐，不死之身？”

赵观寿纠正他：“不是，只是不会横死，她照样可以老死，也可以自杀。”

昌东轻轻松了一口气。

叶流西感到出乎意料，半天才“哦”了一声。

她有点沾沾自喜：居然还有这一重好处，亏得没长尾巴，不然铁定翘起来了。

她看向赵观寿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我们不希望再来一次‘兽首之乱’，这一次，我们想防患于未然，寻求合作。

“但无字天签不是万能的，它给出的提示，也只能是大范围、大方向，我们并不知道降生者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

“一拖就是十来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你住的村子，但眼冢屠村，早已经荒废了。

“又过了两三年才找到你，小小年纪，已经世故老到，被卖给人做苦工，自己砸晕看守逃出来了，又好勇斗狠，经常打架，打出了名气，身边已经有人追随——幸亏找到得早，再迟几年，你怕是已成气候了。

“你自己说，眼冢屠村的时候，你躲在水缸里，所以幸免于难。

“我们把你带回黑石城，编入羽林卫，让你进出关内运送物资，以为天下就此太平，谁知道……”

赵观寿顿了一顿，语气颇有点苍凉：“谁知道没过多久，蝎眼之乱就起了，为首的叫江斩。

“这让我们很奇怪，因为蝎眼的势头，俨然就是又一个兽首，不但通妖，而且

来势汹汹，很快东北边境的胡杨城就失守了，成为蝎眼的盘踞地。

“江斩不是南斗星罩护之人，怎么会崛起如此之快呢？我们想来想去，做了一个决定，让你去接近江斩，相当于……卧底吧。”

叶流西沉不住气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你爱上了江斩。”

叶流西头皮一麻，第一反应，就是偷眼去看昌东。

他眉头好像……稍微皱了一下。

叶流西心里有点惴惴的，顿了顿，才问赵观寿：“接着我就背叛了羽林卫？”

“倒也不是，我们怕你反叛，使了个手段想逼你回来。我们派人去向江斩告发你，然后同一时间，把情势告诉你，也给了你选择：你还来得及离开，逃生的路已经为你安排好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赵观寿叹了口气，嘴角浮出一丝苦笑：“但是你这个人，天性逆反，不受人逼迫，我们的做法，反而把你推去了江斩身边，你坚信江斩不会伤害你，选择跟我们决裂。”

叶流西盯着他看：“那江斩呢，他怎么做的？”

赵观寿一字一顿：“他决定把你吊死在胡杨城外，以儆效尤。”

“我们虽然有暗探安插在胡杨城，但想从牢狱救人，完全不可能，我找方士之首龙申商量，想出一个法子。”

“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深夜沙暴里，半空隐约浮动的黄土方城，其实是玉门关的鬼魂？”

字句似乎有些不一样，但大致的意思是相近的，叶流西点头。

赵观寿说：“玉门关城就在原地，你是怎么都动不了的。能施以手段的，其实是关城的魂魄。龙家设法施术，唤出风头，浮出关城，强挪玉门关的大门到胡杨城外。”

“江斩反正杀不死你，到时候，风沙四起，再施挪运之术，把你连人带树外推出去，你一身流西骨，自然可以出关。”

“但强挪关门的法术伤人伤己，龙家大小姐施术之后，一直病重；不从正位出玉门，又对人的损伤很大，可能丧失关内的记忆，我们必须给你留下提示，引你回来。”

“暗探跟我说，拿你常用的一个包，装了兽首玛瑙，那是你一直不离身的，也相当于一个定位提示：无字天签可以测出兽首玛瑙是否出世，哪天你回来了，我们会第一时间知道。”

“又塞了部照相机，里头拍的是尸堆雅丹的照片——我们是不能出关，但你开车进来的时候，曾经跟我们说，关门之外，也有大片的雅丹，跟尸堆雅丹很像，我们觉得，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线索。”

昌东喉头忽然有点干涩：“那个照相机是谁的？照片又是谁拍的？”

赵观寿看了他一眼：“这个要问蝎眼了，相机是他们的，照片自然也是他们拍的。”

叶流西皱眉：“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，直接给我留封信，写明前因后果，再给我进关的步骤，不就结了吗？”

赵观寿说：“一个失忆的人，谁知道你会不会相信这封信？玉门关的秘密不能见光，万一被别人看到了呢？”

“再说了，‘出关一步血流干’，玉门关的大门本身就是一道筛选的门槛，关内的秘密，明面上是不会被放出关门的，更何况是不走正位——写在纸上，纸成灰，刻在石上，石成粉，利用照相机胶卷，已经是我们能想到的最隐晦稳妥的法子了。”

丁柳忽然想到了什么：“那……我们这些误打误撞进来的人，也会出‘关一步血流干’吗？”

“你们是关外人，跟我们不一样，进得来也出得去，叶流西可以送你们出去。”

肥唐有点纳闷：“你们干吗非把我西姐召回来，留她在外头过好日子得了呗。”

赵观寿冷笑：“送她出关，一是为了救她，二是你们可能听说过汉武帝用龟壳字卦卜出的三卦：第一卦是南斗破玉门；第二卦卜出了劫数，叫西出玉门；第三卦，卜出了破解之法。

“蹊跷的是，这第三卦，跟第二卦一模一样，也是四个字：西出玉门。

“我们想来想去，觉得西出玉门，是劫数，也是生机。你叶流西，是系铃人，也是解铃人。

“三来，不回到关内，怎么还骨皮影人哪。”

叶流西笑：“你的意思，我这一出一回，还能帮你们化解蝎眼的祸患？但我怎么听说，蝎眼乱得越来越厉害，前两天，还把小扬州给收了昵？”

赵观寿不动声色：“江斩把你给吊死，你就一点都不想报仇吗？”

叶流西耸耸肩：“听起来是挺气愤的，但我现在听到他的名字都陌生，更没有提刀去找他报仇的念头。”

赵观寿淡淡说了句：“世事无常，谁知道呢……走吧，你刚回来，我请了签家

人在这儿，要给你测一记无字天签，看看这一趟回来，是吉是凶。”

他抬脚欲走，昌东忽然说了句：“我能问个问题吗？”

赵观寿看他。

昌东笑了笑：“你知道流西很多事情不记得了，所以带她来这个博物馆，一件件讲给她听。但我听下来，发现一件事：你有很多东西都没有讲，像是汉武帝绝妖鬼于玉门关的由来，再比如‘出关一步血流干’的歌谣，你都没提，像是默认我们早已经知道了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赵观寿回答：“不急，先往下走。”

这大厅还有不少陈列和壁画，但赵观寿没有停的意思，那些壁嵌的流光也就昏昏欲睡——灯光昏暗，也实在看不清楚到底陈列了什么。

接下来穿过的展厅倒是新鲜，无数玻璃柜和画，封口处都盖方士印，里头封的东西各异，有些还在蠕蠕而动。

赵观寿放缓脚步：“这里相当于是博古妖架了，不过封存的实物都是无害或者伤害性不大的妖，边上有说明，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。那些伤害性大的，我们只放了图片。”

丁柳忍不住凑上去看，尽管赵观寿说了没什么伤害，高深还是有些担心，小声提醒她：“你别离太近了。”

有一个玻璃柜里一直有响声，咣里咣当，叶流西拉昌东去看，是几截黑铁样的条状物，自行在里头忽而立起，忽而趴下，边上的铭牌上写着“钢筋铁骨”，又有一行小字介绍，说是断骨可续。

叶流西觉得挺新奇的，小声对昌东说：“你看，以后你断腿了就不怕了，可以接上一截钢筋铁骨。”

昌东盯着她看。

叶流西奇怪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惦记我的腿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它怎么着你了？它长在那儿，你就看它那么不顺眼？”

叶流西扑哧一声笑出来，正想说什么，忽然听到肥唐大声说：“哎，赵先生，这面墙都是画，唯独这儿是面黄金盖板，这代表什么妖啊？金妖？”

赵观寿冷冷回了句：“代表我们多的是黄金，拿来当装饰品。”

肥唐悻悻的，嘟囔了句：“有钱了不起啊。”

叶流西朝那面墙看过去，果然上下错落挂着画，唯独一处罩着黄金盖板，是有些突兀，她抬头扫了一眼，忽然心里一跳。

距离黄金盖板不远处的一张，落款写的是：眼冢。

叶流西头皮发麻，忍不住走上前去，屏息观看。

画上分明是个人的模样，缩头缩脑，满脸诡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儿，从上到下，都是猥琐之气，一点都看不出像妖。

这样不起眼，悄悄混迹在你身边，你觉得并无异样，然后邻居友人一个接一个地失踪。

赵观寿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，说了句：“这就是眼冢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藏在水缸里，从豁口往外看，看到它一口一口吞掉了你的父亲。”

叶流西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低声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

细看，落款下还有一行小字，写的是：嗜咸、畏蝎。

赵观寿说：“不过也没什么，眼冢两年前已经灭绝了，以后，也就只能在博古妖架的图册上看到它了。”

昌东愣了一下，下意识说了句：“不对啊，我们刚进关的时候，在荒村，还遇到过人架子的袭击。”

赵观寿答得平静：“那不奇怪，人架子的寿命有好几年，眼冢死了，人架子还可以苟延残喘几年，但接下来也就是等死了。

“两年前的时候，我听说最后一批人架子，一共十八个，现在，可能数量更少了。”

### 第3章

昌东觉得，自己离一些真相只一步之遥了：“我听人说，人被尸堆雅丹的活坟吞进去之后，并不都会变成人架子，十个里面出一个，是吗？”

其实“十个里面出一个”这样的话，老签早就否认了，但昌东还是刻意加重语气，想看赵观寿是怎么说的。

肥唐有点纳闷，不明白昌东怎么计较上这个了，只叶流西清楚端倪，心里五味杂陈：既想他知道真相，又担心他面对时，要再揭一层疮疤。



赵观寿觉得好笑：“十个里面出一个，这比例这么精确吗？方士都不敢这么说吧，说这话的人，是蹲在活坟边上，一个个数的吗？我不知道比例是多少，但这就好像养花，花种埋进去，能不能出芽、出多少，是个运气问题，说不定全死，说不定全出，也说不定出个三五成，没有定数。”

“再说了，计较这个有意义吗？那些人要么死了，要么成为人架子，同样悲惨，我觉得没什么分别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，最后一批人架子的数量是十八个？”

昌东刚进来时，话不是很多，现在忽然一再追问，赵观寿觉得有点奇怪。

他想了想，改换了一下说辞：“这数字未必准确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探子回报，蝎眼最后一批投喂眼冢，人数就是十八个，所以我觉得，最后一批人架子，最多也就这么多了，有问题吗？”

昌东手脚发凉。

投喂、两年前、最后一批、十八个人。

所有事情，好像都能精确地契合上了。

他一直奇怪：刚进关，在荒村遭遇第一批人架子，孔央就恰好在其中，未免也太巧合了。

现在明白了。

如果最后一批被投喂的，全是山茶的人，那说明进关时车子撞到的、后来在荒村杀掉的，都是他当初带线时的队友。

他只是没认出来，因为临时结队，彼此没那么熟悉，也因为他们外形变化太大，连孔央，他都要凭项链去认。

他端枪瞄准，他指导叶流西等人配合抵御，他敦促肥唐和丁柳补刀，对付的，都是他两年来一直想为其收尸的人。

他脑子几乎僵住，声音干涩到自己听着都陌生：“我还有一个问题……”

赵观寿有些不耐烦：“我没那么多时间去回答你的……”

叶流西厉声说了句：“让他问，你要答。”

赵观寿看了叶流西一眼，眸中掠过一丝不悦，但还是卖了她这个面子。

昌东说：“两年前，我带队到鹅头沙坡子……按你们关内的地理位置来说，就是尸堆雅丹以南的一片沙漠。”

“在那里，我们遭遇了很大的沙暴，很突然，气象预报没有预测到，后来的搜